

张永和：中国更需要规划师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
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12/2021_2022__E5_BC_A0_E6_B0_B8_E5_92_8C_EF_c57_612186.htm “大家熟悉的建筑是用玻璃、钢、石头等造出来的，有着封闭的墙，是静态的，但是现在，借助‘魔方’，我们向那种古老的建筑说声再见。”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海企业联合馆（“魔方”）主建筑师张永和对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说。12月12日，“魔方”揭开神秘的面纱：夜幕降临，LED灯光变幻，营造出梦幻般的意境。“这是一个全透明建筑，甚至没有边界。透过镂空的外围可以看到内部建筑结构，仿佛一个透明的人，可以看到五脏六腑。”张永和表示，希望通过这个建筑，让大家从注重造型的理念中走出来。对“魔方”来说，利用雾和灯光，“型”被化解掉了。一直强调房子的合理、好用、经济，张永和反对让建筑跳出来。在普通大众脑子里，建筑就是做一个最奇特的型，大家一看，有震撼力，建筑师的工作做完了。张永和一直反对这个，他认为，建筑仿佛舞台，是退到后面的，是为人们的生活而准备的。张永和表示，其实“魔方”运用的都是一些成熟的技术，因为具有很强的表演性，大家觉得用在展览建筑上更恰当，实际上有很多技术都可以用在普通建筑上，包括太阳能、雨水收集、改变微型气候的雾等。“魔方”建筑屋顶上安装了2200太阳能集热屏，收集太阳能生成的95℃热水，通过超低温发电新技术，输出电功率超过200千瓦以上，这些电能可用于建筑展览和日常用电。“魔方”外立面材料拟采用聚碳酸酯透明塑料(7910,375.00,4.98%,吧)管，将各种技术设备管线容纳其中，聚碳酸酯希望用上海

每年产生的几千万张废旧光盘回收清洗再造。另外，通过雨水回收处理，“喷雾”技术降低局部环境温度，净化空气，带来舒适的小气候，而且还能按照程序控制，在建筑立面上形成丰富多彩的喷射图案。“建筑师不是一个艺术家，他懂点艺术，他实际上是人类环境的工程师。我希望建筑能往一个更健康的方向发展。”张永和说。《第一财经日报》

：2005年宣布你担任麻省理工学院（MIT）建筑系主任这一任命时，MIT建筑和规划学院院长安得勒·桑托斯(Adele Santos)希望你能带领建筑系“开创新天地”，经过这几年，你做到了吗？张永和：MIT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研究大学，之所以全世界找新系主任，是希望外来的人能带去一个不同的理念和看问题的角度。我认为美国建筑教育问题很大，它过于强调抽象的理论，跟建筑实践脱节得厉害。而且，美国强调宗教（有清教传统）和意识形态（崇尚自由市场），文化上总的说是保守的，其实建筑界也是如此，不开放。MIT是美国甚至世界上技术上最强的学校，我强调怎样去调整建筑教育，真正与今天的社会发生关系，使环境的问题、社会的问题有所改善，而不是强调形而上的抽象的理论和建筑外部的形式。这是一个大的态度。2005年MIT在美国大学建筑类专业排名中排第8，而今年的排名则跃升到了第2。这是一个社会性的评估，可见，大家对我们的改革有个积极的认同。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你对中西建筑都很了解，那么中国的建筑教育问题是否更严重？张永和：中国建筑教育问题的确更严重，中国大学太受市场的影响，太少研究含量，技术含量也谈不上。过去30年来中国盖了无数的新房子，但技术上都是老房子，咱们用的结构技术，很多100多年没有变

过，因为没有人去研究。市场和建筑界一个积极的、互动的关系没建立起来。如果想建立这样一个互动的过程，中国的学校就不能跟着市场走，一定要踏踏实实地做些研究，有责任把新的理念、新的技术介绍给业主，介绍给社会。技术没有那么神秘。如果大学里教学的态度那么保守，或者根本不教先进的技术，那么中国建筑业想真的赶上来，道路很长。

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您经常游走于东西方之间，是否感受到中西建筑理念的碰撞？张永和：其实，我更多看到的是西方建筑思想被中国引进，包括西方一些大师在中国设计的标志性建筑，而中国很多建筑师的设计理念也有西方的渊源。这也是正常的。我觉得，中国建筑师接下来要更有意识地反思西方的影响，这个工作已经迫在眉睫了。如果大家都是埋头苦干，而不去考虑这些，中国建筑的成长就是个问题。我并不那么乐观。并不是说中国有了那么几个特殊的建筑，中国建筑的整体水平就带起来了。“鸟巢”的设计师是瑞士人，瑞士建筑水平高，并不是因为有人能设计“鸟巢”，而是走在街上，发现大多数建筑质量都不错。而在中国，一大堆建筑跳出来，但是我们生活的环境质量没上去。比如像央视新大楼，你喜欢与否都不要紧，实际上这个建筑跟我们日常生活基本没有关系。比如我，住在北京西北边，很少去东边，即使去，也就是看上几眼，如果是商场，还会进去买点东西，还有点关系。所以，这种重要建筑，一方面的确很有意义，另一方面，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没关系。也就证明，大家对它的认识就当做一幅画看，这实际上脱离了建筑的本意，还不如就在家里挂张画。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国内很多知名建筑是国外设计大师负责的，包括央视新大楼、“鸟巢”、水

立方、国家大剧院等等，你怎么看待这些标志性建筑？张永和：前三个建筑与国家大剧院设计完全不在一个水平，后者可能是我们学校大二学生的习作。水立方的技术含量，学生设计不出来；“鸟巢”的结构复杂性，学生设计不出来；央视新址在形式上的突破，学生根本不会想。并不是说大剧院不好，其实就是这个水平。业内人士看来，就是基础物理学和相对论的差异。如今是市场加媒体的时代，媒体对市场的影响其实很大的。这使明星制变得很重要，因为有商业价值。比如LV和GUCCI，你有钱，没有判断能力，于是你信任这些品牌，这些品牌也就生效，这很自然，我绝对不是批评。但中国建筑不能停在这儿，需要自己有判断力，我们到底需要什么。咱们请这些建筑大师过来，真的很棒，但大家不想想，为什么不请国外最好的城市规划师，请国外最好的社会学家帮咱们来看看城市大系统的问题。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在你看来，我们更需要城市规划师？张永和：我们的城市面临交通、能源、环境、安全、是否方便、舒适等等问题。小孩上学、日常购物是否能就近？每天到底多少时间花在路上？国外有一大批人在做这些问题的研究，包括规划师、交通工程师、能源专家等等，都是很专业的。现在咱们不请这些人来，不关心这些，其实我们更需要他们，他们的工作是真正跟老百姓每天的生活发生关系的，而不是央视新大楼等。目前中国自己的城市规划理念非常落后，考虑的只是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载体，没想到城市作为一个人生活的环境的重要。我们光做些表面的、装饰的工作。中国造了25年的新城市其实宜居的城市不多。一个城市的居民不应该接受和容忍这样既有噪音污染，又有空气污染、交通不便利、买菜困难

的城市。我不光是一个建筑师，还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居民，北京的情况不如上海。地面交通、城市布局的密度、商业混合的程度，上海都比北京好，当然这是指浦西，不是浦东。浦东交通现在看起来比浦西好，那是因为没住满，住满了，绝对不如浦西。浦东是一个不能行走的城市。浦东就是北京，容量没满的时候，似乎有些优势，一旦密度与浦西一样，情况一定比浦西糟。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你一直比较关注建筑和城市的关系，怎么在工作中考虑建筑和城市之间的有机结合？张永和：大家千万不要忘了，你自己有一幢好的房子或者公寓，但是城市不方便，环境很差，你不就是被软禁了？人们首先是生活在城市里，然后才是住在房子或者公寓里，不要颠倒了这个关系。如果上班路上要花几个小时，肯定影响心情。建筑不是一个虚的东西，城市的方方面面对生活的影响都很大。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